

充实的时光——虚度的时光

“请严格遵守烘焙时长，稍有偏差都会影响最终的风味。”食谱提示我。我作为生日礼物送给自己的这个蛋糕，偏偏在今天要在烤箱里待上整整七十分钟。而我该如何度过这段时光呢？家里只有我一人，所以在此期间我也只能乖乖地待在厨房里守着蛋糕。我再次看了看食谱，又抬头瞥了一眼厨房的时钟。显然，我搅拌食材的时间比食谱里的那位家庭主妇多花了十分钟。照片里，她笑意盈盈，元气十足，旁边的巧克力香蕉蛋糕完美无瑕。怪了，我明明感觉才用了不到半小时，结果却多花了十分钟，并且还是在我生日当天。好在这点时间损耗我压根没感觉，反倒是接下来的七十分钟，却像铅块一样，沉甸甸地压在心头。

为了打发时间，我随手翻开了一本杂志——《城乡闲览》。多半是外婆/奶奶落在这儿的，我平日里可没工夫看杂志。翻到第二十八页，一篇题为《哦，亲爱的时光！》的文章映入眼帘。真是应景，我心想，目光在字里行间游走。作者仿佛早已料到人们会在什么情况下翻阅这类杂志。他告诫大家，别消磨时间或虚度光阴，因为那就是浪费时间。反之，应当利用好这份宝贵的资源，有意识地去规划它。其中最高的境界，莫过于专注于当下之事，全然忘却时间。

忘记时间？这事儿在我身上也偶有发生。前阵子，我就在一家咖啡馆里忘了时间，回过神来，时间已消失不见，回头再找也是徒劳。如今时间紧俏，我刚一走开，它准就被别人顺手牵羊了。迟到的时候，人们常说：“时间就是金钱。”或许我该攒点时间才行。可一想起经济课上学过的通货膨胀理论，再想起童话《毛毛》里窃取时间的灰先生，又觉得这念头太过愚蠢。

索性今天就不按常规出牌了，我要随心所欲地度过接下来的五十分钟。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毕竟今天是属于我的日子。那我到底想做什么呢？我打开谷歌搜索：“闲人有闲暇，何处寻闲趣”，没有任何结果。那就索性抛开这些俗套，抛开文字游戏。重新搜索，这回只搜“闲暇”二字。随即弹出一份统计数据，展示了德国 14 岁以上人群的休闲生活方式。正合我意。可我却无奈地发现，“看杂志”“随意遐想”“偷懒”这几项，我早就做过了。而半数受访者表示：“自发地做自己想做的事”，这在我看来简直是赤裸裸的嘲讽。“聊聊重要的事”看起来不错，于是我给朋友打了个电话。也许这样，我脑子里那些乱糟糟的念头就能转化为重要的谈资了。好吧，也可能并不会：“这里是我的自动语音信箱。很抱歉，我现在没有时间……”为什么偏偏我有空的时候，别人却总是没时间？那我除了虚度光阴，也无事可做了。

我坐到烤箱前，对着蛋糕讲起了相对论。这可不就是“重要的事”嘛。“道理其实很简单，亲爱的巧克力香蕉蛋糕：你熟得

越快，时间过得越慢；如果你慢慢烤熟，反倒能更快出炉。不过，对于静止的观察者来说，两者区别不大。”可惜啊，我就是那个静止的观察者。

就像里尔克笔下的笼中豹一样，我开始在厨房里来回踱步。动物没有所谓的休闲活动，觅食和繁殖似乎就已填满了它们的一生。但动物也会感受到愉悦与痛苦。那么，动物与享乐主义者究竟有何区别？这类人只知道生存繁衍，并将余下的时光都用来贪图享乐、取悦自己。而我与这样的享乐主义者又有何区别？区别大概就在于，我有时还会约束自己，延迟享乐。就像海因里希·伯尔那篇《懒惰哲学趣话》中的商人一样，我依然执着于这样一个想法：时间虽然无法直接节省，但至少可以用来投资。

仔细想想，这实在是个悖论：凭什么某个时刻的时间就比另一时刻更有价值？那些为了日后尽情享受而拒绝当下闲暇的人，真该好好想想：每过七年，人体内的细胞就会全部更新一次。因此，你此刻攒下的闲暇，其实是留给另外一个自己的。要是那个新生的自己恰好也抱着同样的想法，继续为下一个自己积攒闲暇呢？那么所谓的时间之灵就是一个恶灵，它只会盗走我们的当下，并扼杀闲暇的闲趣。

还剩最后半个小时，为了让这时间变得充实一点，我尝试着多线操作：打开收音机，把书丢在地上，一边看书一边做俯卧撑。收音机里，托科特罗尼克乐队（Tocotronic）正唱着：“时

间，是来自德国的大师。”我想起被戏仿的原句，本来写的不是“时间”，而是“死亡”。保罗·策兰原作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。可后来的人为什么要把“死亡”换成“时间”？因为时间终究会把人领到死亡面前。在日本，这种意识似乎无处不在，给别人送钟在当地传统里等于“送终”，等于死亡诅咒，因而成为禁忌。哎，希望今天没有人给我送钟……

多线操作的尝试以失败告终。因为我满脑子开小差，俯卧撑忘了做，此刻脸还趴在书上，而书一行也没读进去。我收拾起东西，刻意地强迫自己慢慢来。我想，或许终究会有人察觉到这一点：这才是把时间用得恰到好处。踏踏实实地、心无旁骛地把一件事做完——也就是单线操作。

“现在是十一时三十五分。”收音机里传来报时声。这套计时方式到底是谁想出来的？是谁逼着我们把时间量化？我不想时刻被提醒，从起床到现在过了多久。至于生日，那就更糟糕了。不过是侥幸多活了一年，有什么值得庆祝的？就算什么都不做，人也能无所事事地活到生日；可实际上呢，我们总是要做点什么才活到了这一天。计时器这种东西真叫人害怕。总是被提醒注意时间，就像身后总有个人跟着你，嘴里念叨着：“您现在在主街上。您已拐进朗格街。您现在站在市集广场。”关于时间，我们所确切知晓的一切，都是过去。

亲爱的时光啊，你能否停止以分、秒、天、周为单位流逝？别再依赖原子衰变速度来定义你的消亡与新生。是眼睛陪着我们经历岁月啊。你能否换种方式，以眨眼瞬间、一呼一吸来衡量你的脚步？你明明向来如此主观鲜活。从客观感知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吧。请你像“体感温度”一样，变成“体感时间”——一种容许情绪起伏、容许借口存在的时间，比如：“我感觉自己早出发了呀。”一种满载感情的时间，包容喜悦、信念，还有那些沉思的心绪。这才是真正珍贵的时间。可惜这样的变化，大概本身也需要时间。

我看了一眼时钟，琢磨着要不要把它藏起来。再定睛一瞧，猛然发现，我光顾着面对“时间”自说自话，竟把烘焙时间给忘得一干二净。我慌忙把蛋糕救了出来。虽说比那张照片里半真半假的主妇又晚了十分钟，可蛋糕看起来棒极了。难道食谱是故意设计成这样，好让烘焙新手自惭形秽？管他呢，反正我终于可以自由活动了。我穿上衣服，拿起钥匙，走出家门。我飞快地瞅了一眼信箱，里面有张明信片，正面印着一行字：“我把时光赠予你。”背面写着：“愿你随心取用，万事顺遂。”多么廉价的祝福，却又出奇地动人。我决定立刻取用一点时间。出门嘛，随时都可以。此刻，不如我就安静地欣赏一下蛋糕，庆幸“时间并非一切”吧。谁也不知道，什么时候才能再次拥有这样的闲暇了。